

# 孙中山和陈粹芬 的一段恋情

●陆仰渊

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之前，曾和陈粹芬女士有过一段长达14年之久的恋情。美国圣若望大学教授李又宁博士为此写了一篇题为《一个被遗忘的革命女性——陈粹芬》的文章，记叙此事。

陈粹芬，祖籍福建，1873年生于香港，原名香菱，又名瑞芬。据庄政在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第61卷第3期上撰文说：“相传她于1892年8月12日在香港认识孙中山先生的，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堕入了爱河后，不久即相偕奔走革命。”当时孙中山刚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，年仅26岁，正在寻找合适的工作。陈粹芬虽不是出生于一个显贵或书香门第，但身材适中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且谈吐温文，颇为贤惠，又能体贴他人，吃苦耐劳。他们的邂逅，可说一见钟情。这年下半年，孙中山受聘于澳门镜湖医院，后又自己在澳门开设了一家中西药局，陈粹芬即随孙中山去澳门同居。翌年秋，孙中山因医术高明，受到葡籍医生的妒忌，而遭排挤，不得不离开澳门到广州继续行医，开设中西药局，陈粹芬仍伴随身边，两人感情甚笃。其间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日渐成熟，他组织革命团体，深得陈粹芬的赞许与协助。1895年中日海战中中国失败，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国内上下要求变革的呼声日高，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人士在广州发动了十月起义，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两年，陈粹芬遂匿居在广州河南尹家。1898年底，孙中山到日本横滨建立组织，再次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，粹芬即奔赴横滨，全力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。李又宁教授在文章中说：

她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，日本横滨是他们居住和活动的一个据点。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、做饭。革命党人在香港和横滨之间密运枪械，她上下船只，传递消息，同志们都称赞她的英勇和勤劳。（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第39卷，第4期）

其间，孙中山去南洋庇能和越南等地进行革命活动，她总是相伴而行，庄政在《孙中山与陈粹芬》一文中说：

中山先生为奔走革命，浪迹海外各地，经常是只身独处。庚子年前后那段艰苦的岁月中，他蛰居于日本，清政府曾派员诱降，并选派密探，企图加害党人。其后陈粹芬与其共同生活，女性的温柔与细致，加上贤劳兼至，热诚干练，这使革命首领在亡命异邦，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涯中，获得大量的精神慰藉。同时，她以一介女流，保持夫妻名分，用以掩护中山先生，如此则不致引起外界的疑惑，对革命的秘密活动亦颇有益。

1907年，中山先生在广东等边界，先后筹划四次起事，陈粹芬随侍左右。他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，她也跟随服侍，同时亲自印刷宣传品——反清檄文。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池亨吉说她“非常忙碌”，“性格刚毅”，“颇有女中丈夫的气概”。（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第61卷，第3期，第15—16页）

不幸的是她于1910年患了肺结核病，在当时没有特效药物治疗，遂返回香港治病。这时恰好孙中山

正忙于革命活动，奔走于海内外，两人关系渐次疏远。辛亥革命胜利后，她去澳门孙眉家住，生活很俭朴。1914年病愈后，曾去南洋庇能与中国商人陆文辉合伙开办橡胶种植园，直至1932年才回到香港，再迁居澳门。翌年，孙科将其接至广州，一度住在东山二沙头渔庐公馆。抗战期间又去香港，胜利后复回广州和中山县定居，受到孙家后人的照顾和尊敬。1960年逝世于香港，享年87岁。初葬于九龙荃湾，后为孙氏后人迁葬于中山翠亨村孙氏墓地。孙穗芳在她的《我的祖父孙中山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

民国肇建，中山先生居首功，曾经出生入死，竭力奉献的她，却功成而退，一无所获。她既从来不提“当年勇”，更不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世。陈粹芬女士毅然决然地追随孙中山先生，加入革命，前后达十四年余。她对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，然而她没有正式名分，以及传统观念“为贤者讳”等政治禁忌，她竟成为“被遗忘的革命女性”，这是很不公平的。……《香山孙氏族谱》所列中山先生配偶中，系以与之结合时间及年龄长幼为序，将陈粹芬列为卢慕贞夫人之后，宋庆龄女士之前。……名分为“孙文之妾”。……孙氏家族无论上上下下都对她尊敬有加，孙辈咸称其为“南洋婆”。（孙穗芳《我的祖父孙中山》第15页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）

可惜有关陈粹芬与孙中山恋情和革命活动的史料太少。1947年，时任国民党监察委员的刘成禹专门到中山县石岐镇探望陈粹芬，陈粹芬已75岁高龄。刘在其《世载堂杂忆》一书中记述了见到陈粹芬的情形，及陈所述的一段话：

陈老太太为言，革命时期惠州之役。香港李纪堂、陈慕光等商议在惠州起事，军械皆由海员公会海员秘密运输，经日本邮船与美国、高丽等邮船运来者最多。以横滨为居中策应，视情形如何，在横滨定行止。陈老太太负往来船只起落密件之责，故横滨邮船一到，老太太即往接船，以港方确实消息，转告密运枪械之海员。日本因妇女上下，毫未注意。及事败，陈慕光来横滨，盛称陈老太太英勇不已。老太太曰：“我当时传递书简，并不害怕，大家拼命去做，总有办法。”（刘成禹《世载堂杂忆》第16页，中华书局）

刘成禹对陈粹芬的革命精神甚为佩服，曾在冯自由著的《革命逸史》一书中题诗称颂曰：

望门投宿宅能之，亡命何曾见细儿。

只有香菱贤国姬，能飘白发说微时。

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对陈粹芬也推崇备至，曾勉其弟妇向陈粹芬学习。他说：

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，真是个女杰，她用那长筷子，张着很大的眼睛，像男人吃饭的样子。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。（转引自庄政《孙中山和陈粹芬》一文）

孙中山虽未留下有关与陈粹芬一段恋情的文字，但他赠给陈粹芬的纪念物，足以表述他对她的一片真情，其中有金项链一条，链头还系有一颗小金印；一只金怀表，盖内刻有 Y·S·Sun（孙逸仙的英文名）。经考，此表系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康德黎所赠之物，弥足珍贵。

孙中山与陈粹芬的恋情，虽有传闻，但讳者甚多。台湾学者庄政认为：

中国传统观念与习尚，盛行所谓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；流风所及，往昔为历代圣哲贤豪立传，但求保存其完美形象，一味彰显优越特长之处，有如白璧无瑕，金瓯无缺；甚至不惜予以“神化”，以致有失偏颇，不够公正、客观，反易弄巧成拙，令人信疑参半。殊不知世界上再了不起的伟人，也属血肉之躯，孰能毫无情欲？盖人性不变，亘古已然。明乎此，则不致轻率地崇拜某人，自然也不会奢求苛责于人了。……孙中山先生，跟当时一般青年男女没有两样，是在父兄之命，八字之合下完婚的，他当新郎时虚龄十九岁，新娘是只小他一岁的卢慕贞女士，她是一位生长在乡间的旧式妇女，自幼丧父，性情沉静而保守；以言侍姑教子，操持家务，贤劳备至，绰绰有余；若教其协助先生革命，则力有未逮，且亦无此志趣。而中山先生几乎视革命如生命，尽管他度量宽宏，与人为善，但此原则，决不放弃。两人婚后，生育一男二女，感情不错，然而，中山先生长期奔走革命，与卢夫人离别时多，团聚时少，甚或貌合神离。就在这重要的关键时刻，一位颇具“英雄气概”的革命女性，走入志同道合的中山先生感情世界。

孙中山后来和宋庆龄相恋结婚，与陈粹芬并无关系，因为孙陈间早在1910年之后，因陈患肺病而中断了往来，相隔已五六年之久。